

陈所巨 白梦 著

父子宰相·下

张英、张廷玉的政治人生

清朝汉臣的为官巅峰，治国能臣的做人典范
事主三朝的政治智慧，修身齐家的处世哲学
一门翰林的儒家教诲，人生必读的传记经典



非外借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陈所巨、白梦 著

父子宰相·下

张英、张廷玉的政治人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子宰相:张英、张廷玉的政治人生:全2册/陈所巨,白梦著. —上海:
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8.8
ISBN 978-7-309-13251-9

I. 父… II. ①陈…②白… III. 长篇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1986 号

父子宰相:张英、张廷玉的政治人生:全2册
陈所巨 白梦 著
责任编辑/王联合 高婧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网址: fupnet@ fudanpress. com http://www. fudanpress. com
门市零售: 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 86-21-65118853
外埠邮购: 86-21-65109143 出版部电话: 86-21-65642845
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× 1092 1/16 印张 44.75 字数 673 千
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6 100

ISBN 978-7-309-13251-9/I · 1068
定价: 1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。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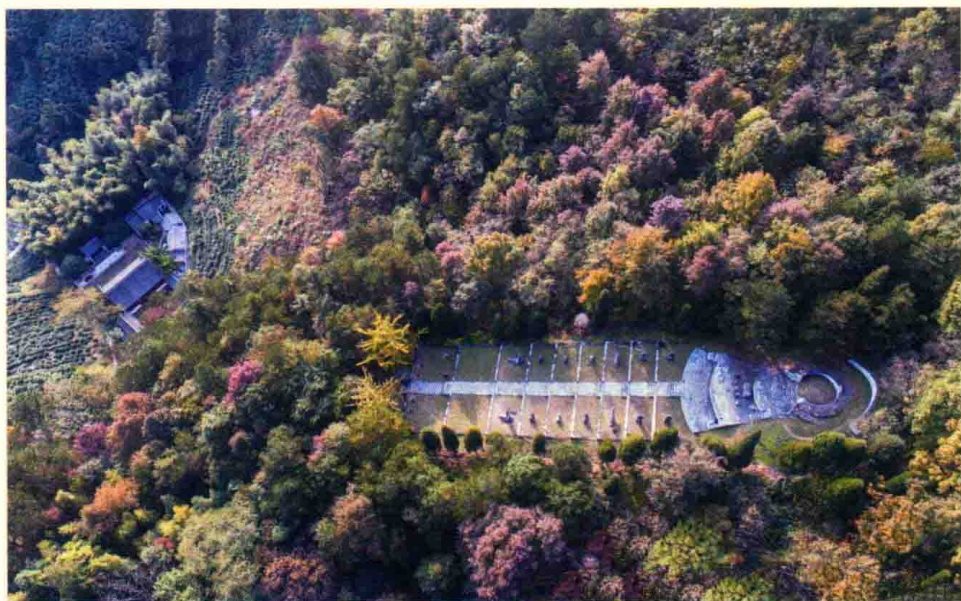
万言万当，不如一默。

——张廷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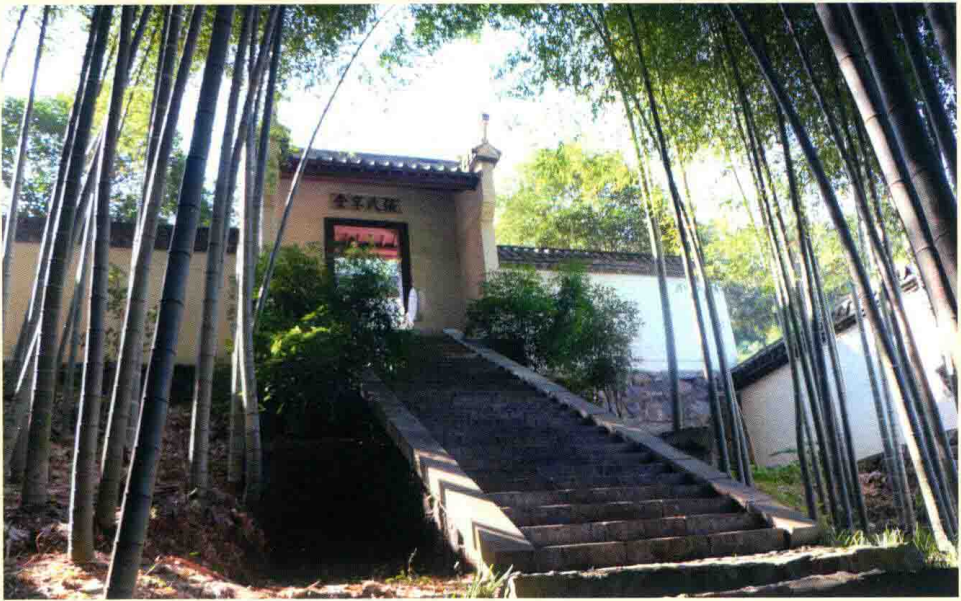
小印墩 (摄影: 任国辉)



航拍张廷玉墓园（摄影：吴菲）



龙眠山风光（摄影：吴菲）



文和园中门(摄影：吴菲)

目录

- 第十九回 痛丧考妣孝子悲戚 举赈西郊兄弟同心 / 359
- 第二十回 戴名世落第再登第 方灵皋丧妻复娶妻 / 377
- 第廿一回 南山案发戴生遭斩 皇权衡变方氏削籍 / 393
- 第廿二回 入书房灵皋蒙圣眷 转刑部衡臣平盗案 / 413
- 第廿三回 饬吏治书生智伏虎 庆万寿将军喜还都 / 433
- 第廿四回 围木兰弘历乍惊熊 继大统雍正苦劳心 / 455
- 第廿五回 月黑风高夜惊回禄 天蓝水碧恩感澄怀 / 472
- 第廿六回 封丘城士子闹学政 全南山尚书探棚民 / 487
- 第廿七回 厉兵马初设军机处 理万机总领南书房 / 511
- 第廿八回 桐城派二祖论古文 耿侍郎逆上招灾祸 / 530
- 第廿九回 外不避仇力荐能吏 内举避亲固辞探花 / 548
- 第三十回 赐如意良弼臣还乡 奉圣旨投子寺迁址 / 565
- 第卅一回 圣眷隆遗诏获配享 臣心忠新帝再施恩 / 584
- 第卅二回 良弼桥乡众论良弼 吕亭驿路旅待雨停 / 602
- 第卅三回 蠢家人对垒黄河道 贤宰相海语澄怀园 / 618
- 第卅四回 痛麟儿白发悲黑发 承帝宠若澄代若霭 / 637
- 第卅五回 论进退廷玉触天颜 施皇威老臣蒙厄运 / 654
- 第卅六回 将错就错天子暗访 抚今追昔良相全身 / 672
- 后 记 / 697
- 创 作 谈 和父子宰相相处的日子 / 700

第十九回

痛丧考妣孝子悲戚 举赙西郊兄弟同心

且说张廷玉连日车马劳顿，又兼大病之后，身体尪羸，来到家中，本为奔母丧，谁知却见了堂上两副灵牌。一时急痛攻心，栽倒在地。

众人七手八脚，又是掐人中，又是敷冷水，好不容易救得醒转。要扶他坐起，那廷玉如何肯依；要跪在地上，又如何支撑得住，只好匍匐着，好一阵痛哭。

你道那另一支灵位是谁？却原来正是那致仕大学士、五亩园主人、廷玉的父亲张英张大人。难怪那五亩园外，墙上挂满挽联挽诗。廷玉回家走的是东门，若走西门，他还将看到，那六尺巷里，靠张家的一侧墙上已被挽联挽诗覆盖得雪白一片。廷玉初时见了那么多的挽联挽幛，心里奇怪母亲之逝怎闹出如此动静？现下才知那些挽联挽诗大半是送给父亲的。

廷玉遭逢母丧，不能侍疾床前，已是痛心疾首。只想着回到家中，还有父亲诸事主持，自己也好利用这一年制假好好侍奉父亲，以免老人家古稀之年，连遭丧妻之痛。如何说是连遭丧妻之痛？原来去年八月，张英侧室夫人，廷瓘的生母刘氏也已过世。没想到父亲竟也驾鹤西归，这其中缘故他一点不知，心中没有丝毫准备。痛定思痛，号啕一番过后，眼前已是连连发黑，支撑不住，这才由着廷璐将自己搀起。不待廷玉发问，廷璐便将父亲去世的前前后后备述端详。

自去年从扬州回桐城后，张英的身体就不似以前壮健。八月，侧室刘氏患滞下之症，红白痢下，发病甚急，家人多有感染。姚夫人亲自视疾床前，竟也染疾。幸得吴友季大胆以芒硝克制，姚夫人及众家人得以病愈，而刘氏终告不治。

张英亲理刘氏丧事，将灵柩送回官山刘氏祖坟厝放，又请地师勘得吕郎坂一块坟地，嘱廷璿三年后将母亲归葬于此。毕竟是七旬之人，几年来，连丧廷瓚、廷璿二子，已是伤情不已，刘氏年岁尚不过半百，难免让张英有白头人送黑头人之叹。幸得老妻姚夫人尚陪伴左右，处处宽解。

可是姚夫人自染痢后，那滞下之症并未真的治愈，而是由猛症转成了缓疾，稍重油荤便感轻微腹痛下泄。姚夫人怕家人着急，初时瞒着，只是人渐渐消瘦，竟至不支。六月里腹痛转剧，也死于泄疾。

姚夫人与张英结缡五十余年，当真是伉俪情深，夫唱妇随，这一番打击直令张英手足无措，几近痴傻。廷璐等人驰书京里，盼着廷玉早日归来，谁知又传来廷玉病重的消息。这里张英便时时头晕心悸，精神倦怠，日日念叨着玉儿怎还不归来。众人既不敢告诉他廷玉染病消息，也不敢在信中告诉廷玉父亲病况。总是怕两个病中之人，闻讯雪上加霜。

重阳之日，张英犹记得是廷玉生日，命家人给姚夫人上供，说是“儿生日，母难日”。当夜忽也患上了泄疾，几至晕厥，吴友季急命煎人参、炙草、炮姜、当归、白芍、陈皮服下。张英自奉俭素，向不食参，这一番人参提气，竟救转过来。幸得府中藏有不少上好人参，都是康熙几次南巡赐的。以后几日便全靠参汤维持。然而张英自知命在旦夕，恐等不得廷玉了。便将廷璐、廷璿、廷璿召来床前，嘱咐后事，言是归葬事宜去年已告知廷玉，自己虽已致仕，仍是朝中大臣，一切得按规制办，由廷玉操持，尽可放心。他三人在父亲身边，日昔教训，自不必再留遗言。却有一只包袱要转交廷玉。

如此又延了几日，到得十七日终于溘然而逝。其时廷玉尚在半途。听罢廷璐之言，想想父母双逝，作为人子却不能侍药床前，终是不孝之至。廷玉忍不住自责。待到廷璐拿来父亲留下的包袱，打开来，里面却是一只红木小匣，像煞一函古籍。抽出匣盖，上面一纸写着：“玉儿，好藏之，他日载之集中，亦著述中一种也。”原来匣中所藏乃是历年来廷玉寄回的家书。父亲全用蝇头小楷重新誊过，按日期编订成册，封面上大楷书着《玉儿家书》，

一共有十二册之多。看着父亲熟悉的字迹，想着年老的父亲将对自己的思念一笔一画地书写出来，将自己的寻常日志和旅途见闻都当作宝贝珍藏。廷玉不觉又是一番大恸。

然而逝者长已矣。接下来，张廷玉强打精神，撑着支离病体经理丧事。他现在是五亩园中的顶梁柱了，诸事都要仰仗他。首先是遣人进京报丧，张英是一品大员，其丧葬事宜当得报知朝廷，按例由礼部定制。

且说朝中此时也已乱套。九月初四日，康熙在塞外行营召集随行诸王大臣，宣布废斥皇太子胤礽。

众人震惊之下，不知太子犯下了如何大错。以往康熙几番出巡，留太子在京执政，群臣多有异议，康熙都极力包容太子，将一切罪过推到索额图身上。

索额图是太子嫡亲舅舅，尚在太子年幼时，索明二人争权揽政，党附索额图之人就被称为太子党，及至后来两败俱伤，索额图被罢相，太子党偃旗息鼓。明眼人都知道那是康熙手段高明，于不经意间解决了皇权危机。四十二年四月，索额图再遭严遣，并交宗人府圈禁。那时谣言沸沸扬扬，都说东宫有异举，索额图被禁后，太子恐怕也要遭殃。谁知太子居然无事，康熙对他依然信任有加。

去年索额图死于禁所，人们都道太子去此羽翼，从此将会安分得多。这次出行塞外，年岁稍大的皇子们全都随行，太子也随侍在父亲左右。

七月，张廷玉病愈返京后，康熙继续巡幸诸蒙古部落。八月返回途中，驻蹕热河行宫。这座行宫自康熙四十二年开始营建，至四十七年已经基本建成，康熙年年巡幸塞外，都要在此驻蹕行围。行宫内屋舍众多，景点密布。诸皇子都有自己的馆舍，皇帝的宫所及议政之地更是建得富丽堂皇，不亚于北京紫禁城内的皇宫。

九月初四，就在热河行宫，康熙忽然对诸王大臣宣谕：“胤礽不法祖德，不遵朕训，肆恶虐众，暴戾淫乱，朕包容二十年矣！及其恶愈张，僇辱廷臣，专擅威福，鸠聚党羽，窥伺朕躬起居动作。皇十八子抱病，诸臣以朕年高，莫不为胤礽忧。胤礽乃亲兄，绝无友爱之意。朕加以责让，愤然发怒，每夜逼近布城，裂缝窥视。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，朕知而诛之。今胤礽为复

仇，朕不卜今日被鸩，明日遇害，昼夜戒慎不宁。似此不仁不孝，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，朕所治平之天下，断不可付此人！”康熙说至此，激愤不已，心痛大作，泪流满面。

众人忙将康熙扶入内室安歇，回头各人细嚼这番话。要说胤初前所历数之罪状，群臣早已密报过皇上，皇上虽背地里也曾责斥过胤初，教导他作为仁君要爱养臣下，但在人面前却多有维护。最近一次斥责胤初却是因皇十八子之病，但遭斥责的并非胤初一人。皇十八子胤祈年方七岁，与诸年长皇兄们本玩不到一起。病后，自然只是来例行探视一下罢了。皇帝近来心情不好，借胤祈之病发作众人。除了皇四子胤禛当时正陪着皇帝在胤祈身边之外，其他诸皇子均遭到斥责。这似乎也不是废太子的理由。而“窥伺朕躬起居动作……每夜逼近布城，裂缝窥视”等语，众人却是第一回听到。想堂堂一个太子，要见皇上，时时刻刻都可通报入内。何以胤初却要偷窥呢？这“偷窥”二字，实在不是储君行为。而说到逼近布城，明显是指在外巡幸途中住在行帐中了。看来此“偷窥”行为还不是一日两日了。胤初何以下作如此？看来皇上怀疑太子要害自己，也不是激怒之言，那么胤初真的这样禽兽不如吗？

接下来，皇帝下旨，立刻诛杀索额图之子及太子身边侍从数人，并将胤初交皇长子胤禔监禁。

这一次，对康熙的打击太大。接连数日，康熙夜夜惊梦，心痛之疾时时发作。直待十七日，方起驾回宫。二十四日，康熙诏告天下，正式废黜太子。

十月初，张廷玉在桐获悉太子被废，震惊异常。虽然朝中诸臣对太子多有微词，但都只是希望皇上对他加以约束，让他懂得为君之道，谁也没想到太子会被废。东宫之事，关乎社稷，难道朝中竟要发生“地震”？此时皇上必五心烦躁，父亲的丧报报得实在不是时候。然而，报丧之人已在途中，要想追回也不可能了。静待回音吧。

十一月，家人从京师返回，康熙身边一位四品侍卫随来，宣圣旨一道、御制挽诗一首。张廷玉当即排下香案，跪拜接旨，圣旨写道：“张英久侍讲帷，简任机密，老成勤慎，始终不渝。予告后，朕念其衰年，屡有谕旨，令

勉加调摄，忽闻病逝，深切軫悼。应得恤典著察例具奏。”礼部尊旨定下祭葬礼仪，又与九卿会议，因张英一生文章华彩，为人端方，议定谥号“文端”。康熙览奏，犹觉不尽如人意，特旨恩赐加祭一次。并御笔亲书挽诗一首：“文章末齿秉丝纶，旧德凝承近紫宸。瀚海天山同正略，江干河道与尝新。表贤未及身先没，颐养空谈梦后湮。挥泪长吁叹佐斗，从来伤痛肃雍臣。”

廷玉读着挽诗，泪如雨下。圣上之诗字字句句记载着皇上与父亲君臣之间三十多年的相处旧事，也不啻是对父亲一生从政为人的盖棺定论。首句“文章末齿秉丝纶”，无疑是说父亲执掌典诰，一生文章都是在宣扬皇上的丝纶之音。“旧德凝承近紫宸”，则是说父亲一直作为天子近臣，他的品德堪得待在皇上身边。“瀚海天山同正略”，是指圣上三次亲征噶尔丹，父亲一直扈从身边，参预帷幄，后又总裁编纂《平定朔漠方略》。“江干河道与尝新”，圣上每次南巡阅河，父亲总在身边，即是后来休致在家，也是次次迎驾，更兼圣上还亲临双溪，与父亲盘桓江干河道，共尝各地进贡的时鲜。“表贤未及身先没，颐养空谈梦后湮”，父亲致仕后，每与圣上相见，总是殷情相问，着令颐养身体，并赐人参丸药等。“挥泪长吁叹佐斗，从来伤痛肃雍臣”，可见圣上闻听父亲凶讯，是如何的挥泪长叹。父亲曾在书房中张挂座右铭“惟肃乃雍”，皇上犹记此事，称父亲为恭肃雍和之臣。

除了圣旨挽诗，皇上还另有一手札给廷玉，主要是询问他的病状，嘱他节哀顺变，加意调摄身体，以免自己悬心。又赐金鸡纳霜一包。然而令皇上没有想到的是，廷玉的身体最终不是金鸡纳霜治好的，而是吴友季用常山、青蒿、茵陈等药煎汤长期服用才得以除断病根。

廷玉新丧父母，心里正如没娘的孩子一样彷徨无计，读着圣谕，只感觉父亲般的温暖。

去京的家人还带回一个喜讯：吴夫人于十月初四生下一子。这真是悲中有喜，否中有泰。张廷玉欣喜之余，立即将圣旨、挽诗以及自己得子喜讯一一在父母灵前禀告。他心中坚信，是父母双亲冥冥中给他送来了这个儿子。

为了表达对儿子的喜爱，他为孩子取名“若霭”。张家这辈子孙为“若”字辈，廷瓚长子若霭由张英亲自起名，此后众人取名皆带“雨”字头。

廷玉为其子取名若霁，“霁”“玉”同音，可见他是如何重视这个儿子。

文端公灵柩在五亩园里祭祀七七四十九天之后，廷玉兄弟将其移往龙眠山厝放，又在双溪草堂中重新设灵。自此，廷玉兄弟经常往来县城与龙眠之间。

转眼已到十一月底，冬至前后，廷玉兄弟又往双溪草堂中设祭。在龙眠住了数日，才回城里。却见北拱门外聚集着许多衣衫褴褛的灾民，在凛冽寒风中直冻得瑟瑟发抖。一打听，原来今秋长江水倒灌，县东陈家洲一带秋粮全部被水，颗粒无收。如今水灾过去数月，乡镇公仓储粮已经罄尽，部分赤贫户已经断炊，不得已，只能进县城觅食。而年关将近，县里见大批灾民拥来，只得紧闭城门，以免生乱。

廷玉来到城下，亮出身份牌子，守城士兵见是本城居民，便放将进来。廷玉且不回五亩园，径直来到县衙。

县令白璿正急得抓耳挠腮，县城四门皆被灾民围堵，这大过年的，却如何是好？

门上报到张廷玉来访，白县令的心里倒“咯噔”动了一下，连忙叫请进后堂。

这白璿是康熙四十年来桐的，前任钱县令升任后，他便来此地做官，因吏部考功中平，得以连任。寻常他与五亩园中的致仕大学士张英倒是过从甚密，凡遇县中烦难大事，必往张英处请教。张英又是乐善好施惯了的，每有赈济恤典等事，必慷慨解囊。有老相国带头，桐城的耆宿士绅们当然一呼百诺。如此一来，白县令当政也就游刃有余，再加上前一年四月曾有护驾之功，心想这一任考功当得个绩优，升迁有望了。谁知偏偏今秋县东被水，他倒是将灾情紧急上报，然而朝廷赈粮至今未到，陈家洲难民却已云集县城。若闹出个民变，却如何是好。

正没计较处，张廷玉来访。他想张廷玉是朝中四品大员，又是康熙身边近臣，刚刚从京城回来，若能让他帮着催催朝中赈粮，或可有用。再者他是文端公之子，昔日张英怜贫惜苦，急公好义，不知这张廷玉可有乃父遗风。若有他牵头帮帮自己，这眼前难关怕也渡得过去。

他却不知，廷玉正是找他来商议此事的。

片刻间，廷玉来到后堂，两人见礼罢，分宾主坐下，佣仆献上茶来。廷玉不待白县令启言，单刀直入，开口就问：“白大人，城北门外来了大批灾民，此情你可知晓？”

“好教张大人知道，岂止是北门，县城四门都被灾民围住了。”

“然则白大人将作何计较？”

“灾情已经上报，然朝廷赈粮未到，下官正为此焦灼哩。”

“严冬季节，难民留宿郊外，不胜其寒。况年关将近，如此流离失所，终也不是办法。本官倒有些些想法，说出来请贵县参详。”

“张大人请讲，下官洗耳恭听。”

“本官回去立即修书朝廷，想来赈粮不致落空。然则远水不解近渴，请贵县紧急调集全县各乡镇公仓囤粮，不足之数可暂向粮商及城内大户挪借，县府中再拿出帑币，先将难民遣回陈家洲，按户发放钱粮，度过春荒。俟朝廷赈粮一到，再返还所借粮款。明年五谷未熟之前，必将还有一个春荒，本官将力尽所能，集民间之力设厂赈济，务使灾民不致饿殍荒野。”

廷玉此时已在皇上身边历练有年，事事条分缕析，决断有度。经他一说，白县令顿觉思路清晰，连连拱手致谢：“有张大人鼎力支持，本县还有什么顾虑。下官这就公告灾民，统统返乡，不日就派员到陈家洲，按户发放钱粮。只是朝廷赈粮之事，还请张大人多多费心。”

“白大人且请放心。赈灾济困，乃朝臣应尽责任。本官焉能坐视乡民于水火而不顾。”

白县令得了廷玉保证，放下心来。当即让师爷写出公榜，四门张贴，言明县府赈灾办法。时近腊月，天寒地冻，那些灾民谁愿呆在这荒郊野地？一见榜文，纷纷返回乡里。

隔一日，县衙赈灾人员果然如期而至，按户造册发放粮款。灾民们这才稍稍安心，这个冬天总算可以勉强度过了。

腊月中，朝廷赈灾公文终于来到。这一年，朝廷共免山东、福建、湖广、安徽等省六十州县灾赋有差。白县令接此公文，方才真的放下心来。

这年的春节，五亩园里一片缟素，并无一丝欢乐气氛。年夜饭在大屋正厅中摆下整整十桌，家中老小包括下人们齐集于此，却因主席空着老太爷和

太夫人两个席位，众人心中均感悲戚。

初一无事，初二这一日，五亩园里可忙碌开了。

按桐城乡风，初一不出门，初二拜新灵，初三拜母舅，初四拜丈人……如此一路拜下去，直拜到正月十五闹元宵，这年才算过完。

所谓初二拜新灵，乃是死人为大，先人为尊。凡家中有人上年过世，新灵未走远，尚在家中，亲戚朋友将在正月初二这一日来死者家中祭悼，一来在灵位前磕头跪拜，二来看望死者亲人，以示慰问。

张家亲族众多，文端公生前又有许多至交好友，这一日来五亩园中祭拜者从辰时起直至午时，一直川流不息。城里近郊一般朋友，自是在灵前上炷香，磕个头，然后喝杯茶，坐一坐，即行告辞。但那远路来的亲族以及世交好友，自是要留下来喝杯水酒的，此是表示死者后辈对前来拜祭者的答谢。

中午，就在答谢宴席上，张廷玉将他与廷璐、廷瑜兄弟计议多时的春季赈灾办法和盘托出，那就是仿效当年前辈姚文鳌设厂施粥。

姚文鳌是廷玉的娘家母舅，瑞隐堂主人。他在康熙十年和十八年，两番设厂施粥、赈济灾民之事，在桐城可谓家喻户晓，载诸史册。康熙二十三年设立义仓，也是他和张英所首倡。如今他也已作古，但他的儿子粥郎此刻即在座中。

粥郎大名姚士圭，听廷玉谈起他兄弟三人将牵头在来年春荒时设粥厂之事，想起自己八岁时拿着父亲刊刻石印的募米揭到处劝募，以及十多岁时带着廷玉四乡八镇发放《乞公建义仓引》的情形，第一个带头表示赞成。其他在座诸人都是桐城大姓，像那罗岭的姚士坚，抱晖山庄的吴家，椒园主人孙家，寓居县城的著名乡绅左家、马家等，都纷纷附议。

当下里，便由若需执笔，各人自报认捐，片刻工夫，众人认捐白米已有五百余石，举杯间设厂赈粥之事已经定夺。白县令也在坐间，看着自己愁煞心头之事顷刻间化为义举美谈，只感动得从座中站起，向众人团团作揖：“多谢诸位士绅急公好义，本县真是感激涕零。”

众人纷纷道：“白大人不必多礼，这本是吾辈应尽之责。”

正如张廷玉所料，正月刚过，陈家洲灾民便陆续来县城乞食。最初是三人五人，在城中沿户乞讨。桐城人好古风，不管贫富，一般是不会拒绝上门